

那片绿野

□赵阳(中国香港)

39年前,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白城——那片绿野上。有人说,它位于科尔沁草原的边陲,绿得大气;有人说,它是吉林西部的粮仓,绿得富饶;也有人说,它有亚洲最大的兵器试验中心,绿得神圣。对我来说,初春里街心花园悄悄探出头的浅绿,盛夏里大草原一望无际的鲜绿,严冬里松柏苍翠无所畏惧的深绿,以及军营里生生不息的橄榄绿,一点一滴融入我的生命,把绿野对我的滋养哺育和我对家乡的最初认知,镌刻在我生命的年轮上。

父亲说,有绿色就有希望。父亲是军人,也是作家。我的文学启蒙,来自于他的教诲。读小学时,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散文》是父亲书桌上的常客。我经常在做完功课之后,溜进父亲的书房,在这些文学杂志里醉心遨游。还有“一报一刊”,是父亲必读的:一报是《白城日报》,“原上草”副刊时常有父亲的散文;一刊是白城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季刊《绿野》,一年虽然只有4期,但父亲很喜欢。他告诉我,一个城市,拥有一份纯文学杂志,是极其幸运的,“《绿野》,就如同这个城市的绿色,承载着这片土地的人文、精神和希望。”这对于我深刻地理解文学的意义、更好地接近文学,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我的家乡在吉林西部,因有向海而闻名;我家在通榆县东部,因有作家丁利而骄傲,那片草原生养了我,也孕育了我的绿色梦。

说来也巧,也是缘。作家丁利的家乡也在通榆县东部,我家在什花道乡,他家在八面乡,都在科尔沁草原深处。那一片茫茫的草原上,草相连、水相通、地相接,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。

小时候,父亲在村里工作,开会时常到供销社给我买一些“小人书”、连环画和糖果等好看的和好吃的,我一边吃、一边看书,经常陶醉在故事情境中,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小兵张嘎》《黄继光》等,邻居小三和跟顺子老羡慕我了。有时我还装模作样地说书人那样,囫圇半片地讲给他们听,记不清、弄不懂、说不准的就由我展开想象的翅膀了。



□李秀军

中学的时候,我的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级朗读,偶尔还登在校园的黑板上,一篇《青春湖巡礼》被选录在《中学生作文选》上。也就在那个时候,听说距离我家不远的八面乡大段屯有个老师叫丁利,经常在广播电台和报纸、刊物上发表作品,非常敬仰,梦里都想拜师学习,但未能如愿。后来他去县电视台当了记者,出版了《报道过的小城记者》一书,我才有幸拜见他,并得到签字“走出那片大草原,扬起文学的风帆”书的鼓励。后来他相继出版了《远去的村庄》《鲁院日记》《作家的视野与情感》《鸟知道》等,我都一一得到签名书,这时的他已是白城市作家协会主席,《绿野》文学季刊主编,在全国也是很有影响的散文家。

我的文字没跟上他,但儿时草原的文学梦没有破灭。受他的影响和鼓励,我的作品也在《绿野》等报刊上发表。丁利名气大了,但他仍然平易近人,真心关注、悉心呵护基层作者,发现、挖掘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。目前,有的已崭露头角,有的小有名气、有的正在努力拼搏,我虽然已年过半百,但却深深地爱上了《绿野》这块五彩缤纷的文学园地,就像迷恋儿时的草原风光一样,如醉如痴。《绿野》是沃土,吸引我走进了文学的天地,那么《绿野》的编辑就是园丁,教我在学海里遨游。

(荣获征文大赛二等奖)

回想5年前,当我的《绿野情缘》刊发在《绿野》创刊35周年纪念日时,兴奋得几乎彻夜难眠。深夜,面对满天星斗,我说:“祥子,你若看到这期《绿野》该有多好!你可是《绿野》的忠实读者啊!可惜……”手捧这期纪念版的《绿野》,我遥望着星空心里默念着我亲爱的祥子,不禁泪蒙双眼。

祥子,是我的已故丈夫,白城师范同学朱春祥。追根溯源,初识《绿野》还是祥子引荐的。1979年2月19日,我正式调入白城工作,那一年恰逢《绿野》创刊。是祥子最早把这个喜讯告诉我的:“丽华,咱们白城马上就要有自己的文学季刊了,刊名叫《绿野》。你知道《绿野》的刊名是谁起的吗?”他见我懵懂地摇了摇头,就赶紧告诉我:“是臧克家啊!”“啊!就是那个写《有的人》的大诗人臧克家吗?真的是他?”我兴奋得几乎喊起来。“正是他。”说话间,祥子眉眼之间全都是笑。于是,两个“文学青年”眼神中都充满了期待。那一晚我们谈论着文学,谈论着唐诗宋词,谈论着即将问世的《绿野》,兴奋得久久难以入眠。

《绿野》创刊那年,我24岁,祥子25岁,书生意气,风华正茂。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求知若渴,从《绿野》创刊号起,就期期不落地购买《绿野》阅读。那时我俩的工资很低,每月每人只开36.5元,生活很拮据。但是无论怎么困难,我们每一季度都要从生活费中挤出一元钱来购买《绿野》。最初的《绿野》每本是0.50元,后来到了0.65元……那时对月工资仅有30多元的我们来说,每本0.65元也算是很昂贵、很奢侈的了。囊中羞涩啊!说起来令人颇感有些寒酸。曾几何时,我也矛盾过,因为各种各样的钱总是让我们的还是捉襟见肘。我心里也在打鼓:这季度书就不要买了,不买……但从骨子里说,我还是渴望得到这本书。极度的矛盾心终究没对爱人说出我不买之类的语言。善解人意的丈夫祥子也了解我的心思,但有次上街,《绿野》巨大的诱惑力,还是使他拿出

真情实感,重要的是接地气,以此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……”几年来,在他的鼓励、支持和帮助下,我的作品从《绿野》出发,先后在《中国保险报》《吉林日报》《白城日报》《辽源日报》《渤海》《白城艺术》等报刊上发表,连续4年在《吉林省农民作家作品选》上发表诗歌、散文作品。成绩的取得归功于《绿野》这块养人养心的芳草地。

(荣获征文大赛二等奖)

家中仅有的一点生活费买了那期《绿野》。还对女儿说:“回去先不要告诉你妈妈。”可一回到家,天真烂漫的女儿小宝贝就奶声奶气地对我说:“妈妈,今天爸爸给我买了许多好吃的……还买书了呢!是叫绿……对了,爸爸还说不让我告诉你!”哈哈……多么天真无邪的孩子!逗得我俩当即就大笑起来。于是吃过饭后,我和祥子又高高兴兴地头挨着头一起看新买来的《绿野》。

《绿野》伴随着我们苦涩的年华,《绿野》也伴随着我们灿烂的青春。

我知道,你没有走出绿野

□孟丽华

从青春时代起,我们对《绿野》情有独钟。《绿野》就像似一股吹来的清新的风,给我和祥子的校园生活带来了生机和活力。我们在给学生讲语文课时,里面就注入了许多《绿野》的文学元素。《绿野》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白城的历史沿革,了解了家乡的风土人情。期期《绿野》不断地变化着色彩,不断地变更着内容。大千世界,人生百态,时代发展,社会进步,无一不在《绿野》中得到充分体现。在不断地阅读中,《绿野》提供了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,让我们开阔了视野,增长了知识,提高了我们的文学鉴赏能力,也提升了我们的品位,让我们深切地感悟到文学的魅力。《绿野》也

表文章。似乎在等待什么,却又说不清楚。18岁那年,我离开家乡,一晃21年过去了。这21年间,我告别儿时的绿野,到西南蜀地求学,到海上之都工作,到东方之珠定居。这21年间,我一步一步告别学生时代,做过大学老师、记者编辑,如今成为一名专栏作家。这21年间,我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作品,有些还被翻译成英、法、日等国文字,被推介到了海外。可是,越是这样,我就越想念父亲,怀念家乡,感念那片绿野赐予的生命的萌动、写作的灵感、生活的希望。我常常问自己:倘若不是生长于那片绿野,倘若没有绿野的滋养和启蒙,我会是今天的自己吗?走得越远,对“根”的眷恋就越深。

去年夏天,当我在港岛的家中,终于布置好属于自己的书房,我又一次地想起了父亲和他的书房——我儿时文学启蒙的摇篮。书房的书桌上,《香港文学》《城市文艺》《大公报》……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,看见了慈爱的父亲,笑吟吟地对我说:“有绿色就有希望。”我猛然发现,多年来,我用心写作,努力生活,潜心积累,或许正是为了等待有朝一日替父亲完成他当年的心愿。那我还犹豫什么?于是,我把自己到香港定居后创作的诗歌,精选出一组,按照网上找到的地址,发给了《绿野》。

2018年的最后一天,我收到了来自家乡的《绿野》,我的名字第一次在《绿野》上变成了铅字。我把它放在书房里,心想,父亲一定会知道,也一定会欣慰。人生总有很多缺憾,但于血脉的延续中,我们总能完成很多弥补、拥有更多的发现、体味到更深刻的哲理。那片绿野,教给我的是文学的启蒙、家国情怀的激荡,是亲情的浸染、故乡的眷恋,让我即便远走在千里之外,也能够收获生命的绿、天空的蓝。

母校邀请我今年9月给学生们做一次写作讲座。我想,我一定会告诉他们:请珍惜和感恩你生命中的那片绿野。(荣获征文大赛特等奖)



读书是一种享受,读一本好书,应该是最美的享受。初读《绿野》,有了享受。爱上《绿野》,那就是最甜美的享受,感受也更深。每次阅读《绿野》,犹品醇清的茗香,自然甘醇醇厚,回味无穷。

众所周知,茶坊是人们饮茶的地方,既是爱茶者的乐园,也是人们相相交际的场所,更是一种文化,赏读著名作家、白城市作家协会主席丁利主编的《绿野》,就是走进了一个由他打造的绿色茶坊。《绿野》每个专栏就是一款茗茶,每篇文章都是名家为读者沏的热茶,都有着不同口味,自选品尝。

小说原创文栏是红茶集萃,绵长回味,红碎茶短小精悍,真实活现,品味入口,香甜即显,咋舌醇香即现,人生感慨即开;小种红茶,

汤,浓郁甘醇,鲜爽生津,香气高雅独特,清新提神,让人观其赏心悦目,闻其耳熟能详,品其回味无穷。

散文“花开”文栏,堪比花茶大全,花香四溢,形散神聚,诸花开放,皆可做茶,正如明朝程革所著的《茶谱》,对花茶的制法有较为详细的叙述。木樨、茉莉、玫瑰、蕙兰、栀子、梅花皆可做茶,诸花开放,摘其半含半放,蕊之香气全者,量其茶叶多少。扎花为伴,三停茶、一停花,用瓷罐,一层茶,一层花,相间满,纸著扎固入锅,重汤煮之,取出待冷,用纸封裹,置火上焙干,取用。这种取材制茶过程,正如散文写作。上品饮茶,极品饮花,人类最健康的饮料是茶,以花代茶饮用,更是深入人心,深受人们喜爱,认可。花茶色泽绿润,香气鲜灵,浓厚清

茗坊《绿野》

□范晓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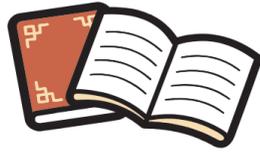
是优质红茶代表,中规中矩,不长不短,品其味,纳其神,读其实,选一角身临其境,不能自拔;功夫红茶,外形条索,紧细秀长,字里行间,香气芬芳,馥郁持久,滋味醇厚,回味鲜爽,常饮不醉,不乏味冗长。无论是红碎茶、小种红茶和功夫红茶,从茶艺上讲,情节生动曲折,波澜起伏,扣人心弦,闻香观色,缓缓慢饮,细细品味,在徐徐体察和欣赏之中领会真谛,以养情趣,能充精神之钙,补心中之血,获得精神的升华,这正是品读小说之感。

草原诗会文栏,若如绿茶展厅,烘青绿茶、炒青绿茶等各类不拘一格,各具特色。有的诗“形美味甘,香浓色翠”;有的诗“形似露珠,晶莹剔透,欲落垂悬”;有的诗“叶挺向直,舒而展,茶香持久见长”,那种清澈明亮、绿色的茶

雅,花茶不仅好看、好闻、好喝,而且营养丰富,一品终身受益。

其他文栏更是多种名茶,独占一绝,鲜香一隅,或陈或新,或内或外,既有香飘久远之气,又有近闻陶醉之鲜,品其味,让人流连忘返,入其境,如神似仙。

(荣获征文大赛二等奖)



我与《绿野》结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,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,源于喜爱文学,在机关有条件阅读一些报刊,《绿野》是我最为关注的文学期刊之一,因为它是本地刊物,作者大部分都是本地人,更引起我的好奇。我知道《绿野》当年曾经“火”过,在东北黑土地上是一片引人注目的“绿叶”。记得有一次,我接触到当时的《绿野》主编凌喻非(王玉成)先生,与他能接触也是源于我从事的民族工作,凌喻非是回族,他经常参与一些民族活动,这样我与他就有很多接触的机会。他知道我爱好文学,常给我带来《绿野》杂志,这是我与《绿野》及其主编最早的接触。

在机关工作比较繁忙,虽然业余时间没有放弃写作,但还是看的多写的少。随着年龄增长,个人的嗜好也多了起来,曾经也迷恋过酒局、网络游戏和麻将。有一次,半夜从麻将局回到家里,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,满脑子都是麻将牌、你赢我输和烟熏火燎的场面。我为什么要陷在这上面呢?以前的写作爱好都丢弃了,曾经“夜以继日,夺回时间”的誓言也忘到了脑后。那天我反思了一夜,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下狠心告别了麻将,又把搁置10年的写作捡了起来。我在网上建了博客,开始了另一种业余生活。几年时间,我在博客里写了好多诗作,后来编成诗集《时光隧道》出版。有一次,文友于先生找我,说有一人想见我,他是看到了我博客里的诗作,说不知道白城还有一位这样的诗作者。他就是现任《绿野》主编、市作协主席丁利先生。

由朋友引荐,我和丁利见了面,这是时隔30多年后又一次接触《绿野》主编。我们似曾相识,文人坐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文学。丁主席问我,怎么本地文学刊物上见不到你的作品?我说,我是低调保守、自娱自乐型,作品都是抽屉文学,很少拿出来。自那以后,我就和丁利熟悉起来,成了文学挚友,经他举荐,我的一组诗《心之曲》2010年发表在《绿野》上,之后几年中,我的一系列组诗《咆哮的松花江》《岁月感怀》《走进张家界》《醉意撩过的痕迹》《遗留的记忆》《零距离》《我在十二个时辰里轮回》《大沁塔拉情》和散文《新年,盘点心里那点事》《春分》等先后在《绿野》上发表。在多年的接触中,我逐渐了解到丁利的为人。他对我在文学创作给予了很多支持与帮助,我的第三部诗集《记忆频道》也是在市作协和丁利的关注支持下出版的。丁利的《远去的村庄》《鲁院日记》是两部很有分量的力作,拜读后更加了解他正义、善良的为人和文学创作上的智慧才华。

不仅我与《绿野》是横跨30多年的缘分,还有一位远离家乡30年未归的成功人士李罡,也通过我与《绿野》有过一段难忘的情缘。去年9月份,我们搞了一次阔别46年的中学同学会,在北京创业的、我的同学李罡也回来了。正像李罡回到家乡说的那样:“没有谁能比我更熟悉这片草原,这块土地、这座城市了,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!”这是李罡对家乡最真实的情感。“回到阔别30年的草原小城——白城,不管它再怎么小,不论它再怎么不被人注目,也不在意它与发达城市比怎么落后……这也是我的家呀!”这是李罡对阔别家乡的思想感情。

李罡,北京现代艺术传媒教育集团董事长,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院长。他出生在白城,在白城读小学和中学,1982年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,1992年调入中央电视台,先后做过导演、主编、制片人,1996年创办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。李罡回白城后,为报答母校,捐资160多万元为洮北区靖安小学和白城二中兴建草坪操场,购置学生桌椅和电脑等教学设备。李罡这份沉甸甸的赤子之情,感动了这两所母校的师生,更感动了这片深情的土地。

李罡是文艺院校的创办人,对故乡的文化事业发展更为关注。在他回来之前,我就与市文联乔昭彬主席和市作协主席丁利联系,说明了李罡回故乡的意图,并将此情况向市委宣传部徐辉部长做了汇报,徐部长很重视李罡回故乡的事情,表示要亲自接见。李罡回故乡第一站就是到市文联联系,并参加了市文联举行的座谈会,听到《绿野》在办刊中遇到的经费困难问题后,他说:“不能因为经费问题影响到已经创办了快40年的当地唯一一个市级文学期刊而停刊。”当即表示给予支持,希望继续将刊物办下去,并期望越办越好。

李罡30年没回故乡了。还记得30年前,那是1988年,原白城市(现洮北区)建市30周年的时候,我邀请曾经在吉林艺术学院任教的李罡回白城,一起制作了城市风光电视片《大沁塔拉情》,在中央电视台播出,当年获得了优秀节目奖。里面有10首唱草原的歌曲,其中《大沁塔拉有座美丽的城》在白城一路走红,唱响大街小巷,久唱不衰。时过30年,李罡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,前后两个30年,李罡与家乡有着不解之缘,当他再次踏上久别故乡的土地,他的心与波浪滚滚的草原再次共鸣起来。今年白城春晚,由李罡作词作曲歌唱家乡的《一梦千年》又唱响八百里瀚海,唱响白城,唱响这片绿色的草原。就像《绿野》的名字一样,在茫茫的草原上回响。

《绿野》是白城的文学期刊,几十年来,它在这片草原上生存发展,为白城的文化事业和展示白城人文风情作出了很多贡献。当年创刊人李杰,敢为人先,把绿野留给白城大地;如今,八百里瀚海,多风少雨,又一代新人,以顽强的意志,坚守这片净土,勇于创新,克难攻坚,把《绿野》办得有声有色。

《绿野》不仅影响了本地人,也影响了关注和爱戴这片土地和移居在外的家乡人。有多少游子通过《绿野》感受到了家乡的人情关怀和发展变化,也通过这个平台吸引了一些家乡人关注和支白城的经济建设。《绿野》仅是一个市级刊物,《绿野》在大沁塔拉草原上仅是一片绿叶,虽然它很小、很不起眼,但它起的作用却是光合作用,愿这个光合作用能吸引更多的后来人关注这片草原,关爱这座小城,关心和支支持这片绿野。我能想象到,在不久的将来,在白城的社会发展、经济建设和文化繁荣中,会有更多的人关注这片草原,会有更多的文化人在为这片绿野做着不懈的努力和贡献。

(荣获征文大赛一等奖)

为我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似乎冥冥之中上天就有所安排,这辈子我和《绿野》注定要结下不解之缘。在我生命的进程中,《绿野》就像似用浓浓的“绿”给我涂抹上了生命的底色,让其发光、发亮,熠熠生辉。在祥子去世后整整10年间,是《绿野》这块沃土给我以精神滋养,使我没有倒下,就像一棵绿树般坚强地挺立着;是《绿野》让我走出了悲伤;是《绿野》给予我重生的力量;是《绿野》赋予我创作的灵感;是《绿野》点燃起我创作的激情;是《绿野》赐予我收获的喜悦。《绿野》以其浓墨重彩渲染着我周围的环境,蓬勃着我的生命之树,拓宽着我文学创作的道路。《绿野》像似给我插上了飞翔的羽翼,让我在广袤辽阔的文学创作领域任意驰骋、翱翔,不是吗?

10年间,《绿野》让我收获满满。自2012年9月29日我的散文《秋声》荣获“喜迎党的十八大‘全国草原杯’征文大赛”优秀奖以来,《绿野》先后刊发了我的《秋声》《第二松花江大桥》《洮北抒怀》等,并出版了25万字的散文集《走过雨季》。《绿野》成了我们全家的最爱。除在《绿野》发表作品外,在《绿野》主编丁利的力荐和指导下,我的文章陆续在《中华风采》《中国文学》《文学月报》等报刊发表,并多次获奖。

就在昨天,我收到了圆通快递送来的《中国对联作品集》(2018年卷),我写的15副对联入编此书。手捧沉甸甸879页的厚厚的典籍,抚摸着国学大师季羡林为书名的亲笔书题,我再一次遥望远方轻轻地呼唤:“祥子啊!我们没有白爱《绿野》一回啊!《绿野》又让我获得荣誉了。离开,你知道吗?祥子,你若是还在……该有多好!”但我知道,你没有走远,你没有离开,你没有离开那片咱们共有的生命的绿野……

(荣获征文大赛三等奖)